

ZaoJiu, Aaajiao: *VR Is Not Fresh, It Decreases The Imagination*, Nuan Da Ren, 2016 July



aaajiao:VR并不新鲜，它消减了想像力

要是取一个流行的、没节操的、自带流量的标题，那应该是“一个豆瓣的创始成员，为何想不通要做艺术家”，或者“国内联合办公的开拓者，为何想不通要做艺术家”。aaajiao是一名新媒体艺术家，本名徐文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。2007年去豆瓣工作，是早期员工。2009年，他做了联合办公空间“新单位”，2013年结束。作为艺术家群体中罕见的“创业者”，这段经历对aaajiao的帮助是：他的沟通和合作指数都特别高。他自己的工作室，而员工不用在办公室，保持在线办公。“这与之前做联合办公是一样的”，他说。



A Dead Innovative Company / 一个死亡的创新公司installation / 装置

aaajiao是他最早的网名，沿用至今，成了艺名。朋友喊他“阿角”。阿角2007年搬来上海后就一直住在武康路，上海最时髦的地方，以前的法租界。如今，联合办公空间的概念已经很火，阿角家门口就刚开了一处，我很想问他，“作为开风气之先河者，每次经过，是何感觉？”。阿角是我职业生涯里，第一个约采访直接约吃饭的。见面前，做功课，搜到一篇“觅食”文，一个阿角与“爱诗”快餐店的故事。

LEO XU PROJECTS



和阿角约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馆采访

“阿角生活规律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不吃早饭，待到11点钟，准时叫份爱诗外卖，两荤两素，日日不同，几乎成为一种仪式；下午有时去工作室，晚上偶有饭局；空气好就出去跑个步，不然就在家请出纸牌屋同款划船机，划上半个小时。其他时间，工作，回邮件，聊群，聊群，聊群。”“群是生活的云备份，聊群的阿角活在群里，每天被现场直播的爱诗盒饭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群生活的一部分常态”。这篇文章，我来来回回看了几遍，觉出趣味。见到阿角时，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赞美。阿角说，作者是一个朋友，美国学的新闻，《太阳报》干过，最初也是网友，他俩在一个群里聊了十多年。



Windows Gravestone / 视窗碑林 Installation / 装置

LEO XU PROJECTS

见面时，阿角的个展《电子遗留物》刚在OCAT西安馆开幕。我们聊了这次展览，并不可避免地聊到人类的欲望、想象力。顺便也交流了下武康路一带的美食，以及最流行的AI、VR。阿角说，“我是专业VR黑”。我们也交流了下对内容创业的看法。阿角表达了一种“被消费的”痛心疾首，“我们在互联网上享受的是一种信息的消费，并不是一种创造。同时，我们被消费了，你的精力在一种无效的内容生产中消费掉了。”这种“被消费感”同样出现在“群聊”体验中。曾经的“生活的云备份”已被停用，“去年底开始，我停止在非工作群以外的群里发言”。还是痛心疾首，“这种沉浸式沟通，其实是在重复式地消费自己的能量。而朋友们也进入了生命的死寂状态，认命的状态，没啥可再聊的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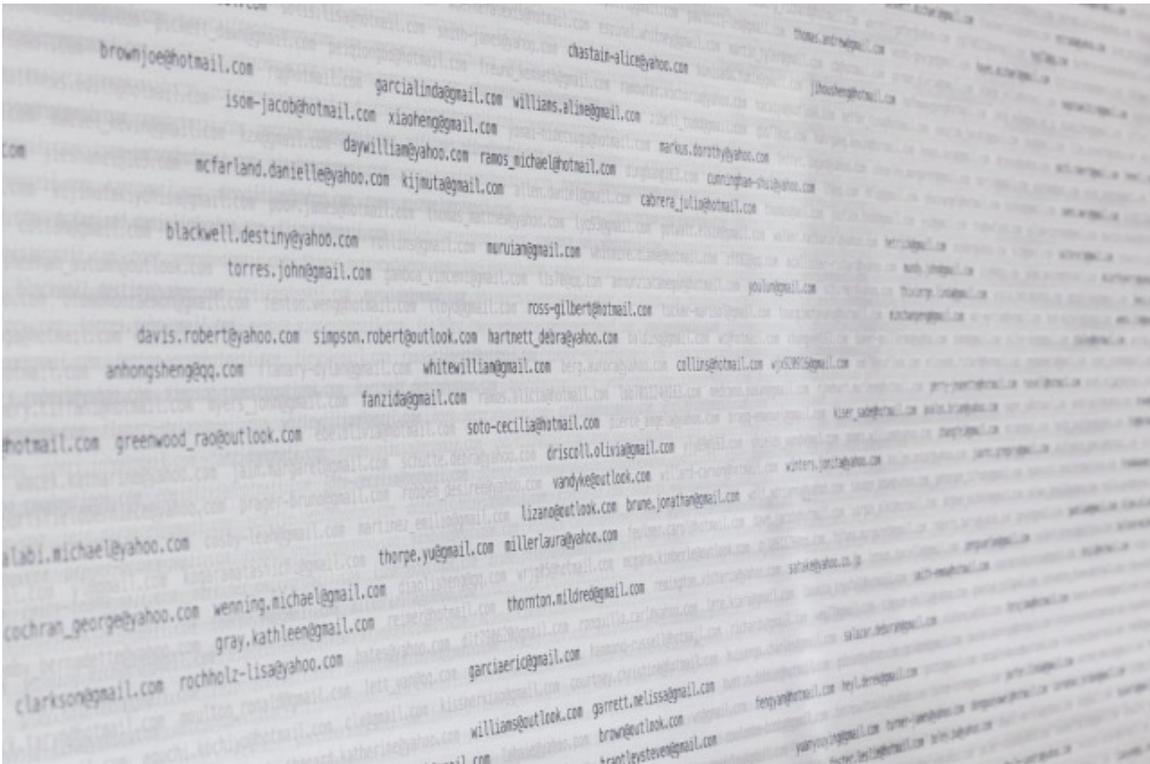


枯山水 (karesansui) for KeeClub 历峰双墅：位于淮海中路796号，为两栋新古典主义双子别墅，分别建于1921年及1927年。曾是上海民航局、电影局办公楼旧址，浓缩了近一个世纪上海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。

LEO XU PROJECTS

当计算机、互联网成为我们生活的包裹物、一种类似于空气的存在时，体验它就是体验生命的一种。而这位前IT男，正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现这一体验并进行思考。《电子遗留物》展现了“网络废墟”并探讨着人与物的代谢关系。“在科技快速消费的时代，日常的电子物也开始进入了一种新陈代谢的关系：一个网站、一个Email、一个互联网上用的字体，一个操作系统……都被消费、被更替”。

“拟人化是对AI的误读，AI应是人与机器的共谋”



UV 打印的 email 邮箱

造就：展览中，做了一个机器写书法。你怎么看AI？

aaajiao：这个机器其实AlphaGo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用的算法更浅。

现在对于AI的想象都太“想当然”了，还是用人的方式去理解、描述它，这件事挺可笑的：你既没有基于技术谈技术，也没有基于人的一种本性去谈，而是一种想象。那些想象都是基于人的浪漫，遮蔽问题而美化整个过程、结果。

目前，对AI的讨论，更多的是一种展望式的，人希望它带来一种更便捷的可能性，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件事的实质。

其实机器是更冷静、更逻辑性的。机器与我们不在一个维度，不可用我们的逻辑去讨论、去想象。《黑客帝国》其实就是这种浪漫想象的电影。

LEO XU PROJECTS

接下来人类就可能面对一个问题：不一定是“被替代”了；而是被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吞噬。这种吞噬的过程是你有权去拒绝的，而不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发展方向——这也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初衷，是时候停下来去思考了。

造就：你觉得AI的未来是什么？

aaajiao：AI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，有很多可能性的。但是，现在这种可能性主导是人，所以关于AI未来的畅想也是“人的想象”。于是，现在一谈AI，它就变成人的对立面了。如果是一种“共谋关系”呢？我们是否接受？如果我们不愿意共谋，那这件事也不是非做不可的。

造就：怎么理解人与机器的共谋关系？

aaajiao：一方面是人类在改造机器让它变更易用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适应它跟你沟通的方向，这是双向的。人也在“被训练”，你也像半个机器，看到什么就去条件反射地点赞或贬低。

造就：有一种观点，“在科学统治的地方，想象力退却”。

aaajiao：现在，一些北美的互联网研究者和一些文化学者，都在讨论“科技进步、文化退步”，其中一个命题就是：效率提高，而我们并没有产出新的内容。

相比于AI，人更有意思，因为人会有这种想象；所以作为生物的人，你要保有自己的生物性（包括那些难以描述的情绪），以及模糊、神秘、敬畏，你才有创造力。



造就：这个展览也是在反思“效率”？

aaajiao：乔纳森《24/7：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》，一本讲睡眠的变化的书。整个社会格局的变化，效率提高，工作拉长，但睡眠不断地被侵蚀、压缩。

效率是放大欲望最好的工具，而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控制欲望上的，所以在这个结点上很矛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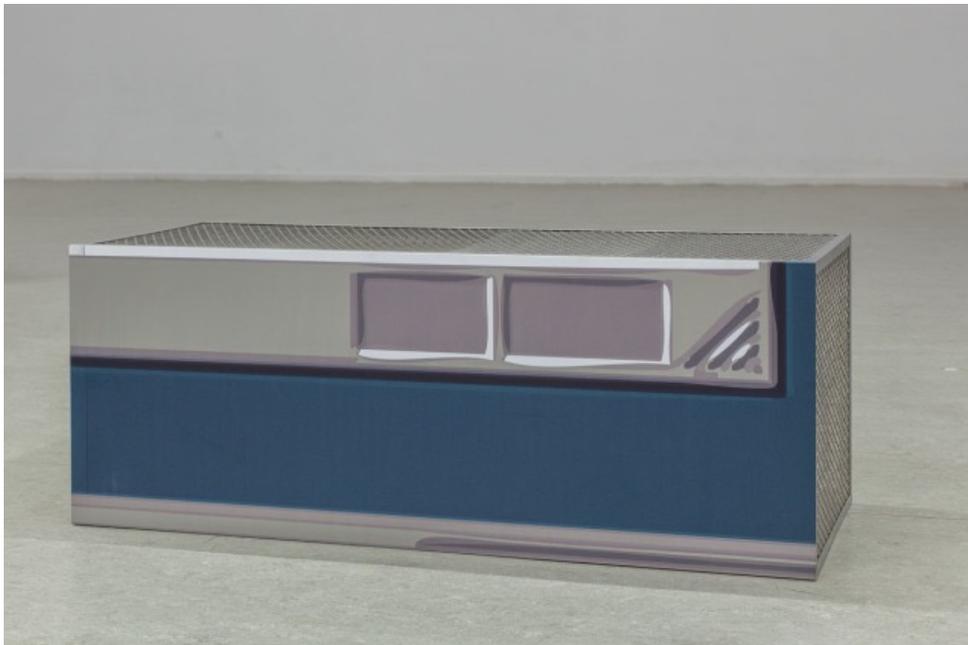
效率并非越快越好，若放置在一个经济衰退、产能过剩的语境下，效率高并非好事。所以，我通过展览，提出这个质疑。

“VR不新鲜，只是一种消费升级的新体现”

造就：你觉得VR是一件具有想象力的东西吗？

aaajiao：没有什么想象力，相反是在削减想象力。VR其实就是一种消费升级的新体现：以前我们有一台电脑，后来我们有了一个随身带的屏幕，现在有人告诉你，屏幕可以戴在眼睛上，然后把它变成一种体验更好的东西。

我是VR黑，我对这件事从来不看好。它太像我们十年前做交互的那种感觉了，所以会跟交互一样，最终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



Windows Gravestone | 视窗碑林 Installation | 装置

造就：拿VR做创作是艺术创作的新途径或方法吗？

aaajiao：作为一种商品，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新工具；但去做艺术创作，完全没有价值。因为它在内容的推进、概念的推进上，不具有任何更深的价值。

如今，我们面对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VR。我们已经在一种真实跟虚拟交错模糊的环境下，日常就是真实与虚拟的融合。VR只是让这个概念更具像化，让你去体验这件事的一个层面。

所以，要是拿VR做艺术，那就把事做小了，你应该真正面对的一个更大的命题：就是我们已经身处真实跟虚拟交错模糊的环境。

“人类趋同于电子物，未来有路可循”



作品《typeface/字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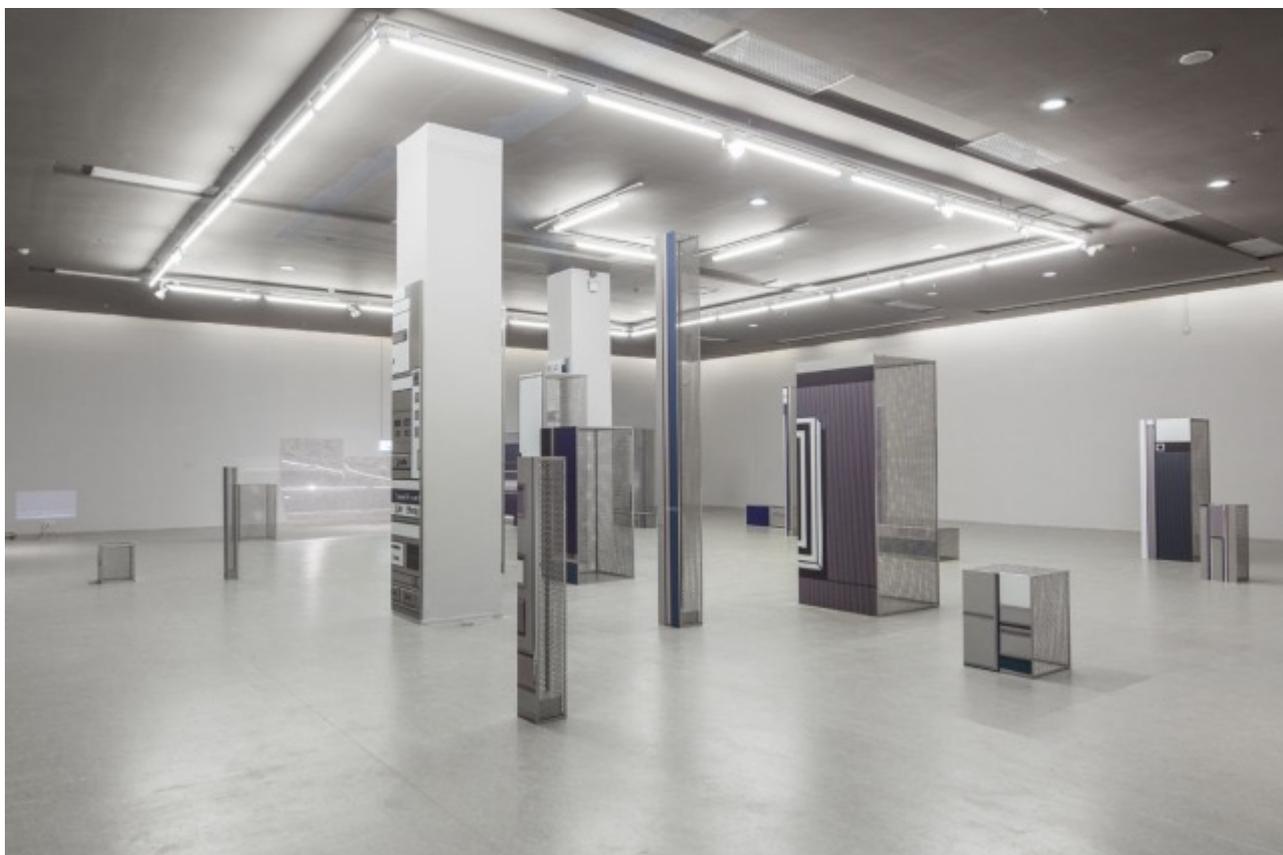
LEO XU PROJECTS

造就：为何专注在对“物”的研究和讨论上？

aaajiao：分析人是挺难的，我也不擅长。“物”作为人的一种“映射”，可以通过“物”的刷新来反观人的状况。物是我们最基础的世界观，每次物的更新都是人类自我刷新的一种可能性。

每段历史都有它对应的一份物件，我们也以物件来描述、衡量那个时代，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考量的方式。我们在尝试去预言一些物的发生，或者说尝试以一种越过当下的状态去做一种猜测，这是这个时代给你的可能性，技术给你的可能性。

如今的社会架构和科技关系使我们变得清晰了，清晰让很多事变得可推导，未来变得有路可循。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科幻作品预言性变得如此真实。



Windows Gravestone | 视窗碑林 Installation | 装置

LEO XU PROJECTS

造就：《电子遗留物》在探讨消费？

aaajiao：这个展览中，我不用讨论“人”怎么被消费，而去探讨“电子物”怎么消费——“物”的未来，就是我们的未来。

我们越来越趋近于一种“电子物”，我们也处于被电子物“物化”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命运与“电子物”也是类似的：被消费、被替换。

人在互联网的结构中，成了信息的一部分，信息的一个结点：你既能输出也能输入，你去阅读也被阅读。



Email Trek / 邮件迷航 video installation, website / 视频装置,网站

作品《邮件迷航》通过对邮件系统的结构型衰落的呈现，提出一些问题：邮件系统是否会完蛋？我们构成了小的社交环境与邮件系统有何区别？

作品《视窗碑林》通过对UI(用户界面)的审美更迭来反应大众电子物的消费、更迭，想探究的还是“视觉消费”——它已被极大化了。

创作方法论：绕过两座大山，探讨技术的背后



造就：在艺术x科学这个领域，将音频、数据可视化，这种“转译”是比较常见的做法。

aaajiao：2009年之前，我刚开始做艺术创作时，做的是所谓的语音视频，就是你讲的“转译”。但2009年后，这种类型做得非常少。

因为我们面前有两座大山，日本人Ryoji Ikeda、德国人Carsten Nicolai，这两人已经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绝。我是从小看着这两个人的作品长大的，他俩奠定了我的趣味。作为一个更策略性的做法，2009年我转做装置了。



sculpture | 雕塑 Resin, sponge, metal structure | 树脂, 海绵, 金属结构

早期基于技术做技术、基于视觉做视觉，于我不再有意义。做视觉冲击力大的作品，只是它趣味和技巧的训练，不能成为一个作品的核心——但很多艺术家跨不过去，会陷在“技巧”上面，那些细节和多样性很炫，很容易让人陷下去。

2010年做首个个展《控制论》时，明确地把方向转到做技术背后的事，既互联网、技术带来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，这背后的文化属性和机制。我不再关注那些表象，视觉或者技巧，而是关注“为什么有这样的视觉和如何利用这些技巧”。

用这个方式去做作品之后，你的命题就变得很广，也可以把每一个结点做的很深；并且抓住了形态或结构，不仅在当下做预言也可以在当下做回述，也可以基于当下的现象做抽象——它是多维的，所以路就很宽。

到现在我做了九个个展，没有雷同，也是因为选了这样的方式。

文 / 暖大人